

# 中國銅鏡的演變

施翠峰（現任師大美術研究所教授）



▲商 蟠龍紋盤

遠古時代人類並沒有鏡子的發明，我們可以猜想：許多地方的原始人，必定都有過奇特的經驗：當他們第一次走近河邊俯身取水時，即發現水中有自己的映像而大感驚異。這個發現使得先古時代的人們把河水或湖水看做是他們的天然鏡子。

中國人在發明銅鏡之前是以水為鑑的；夏商周三代銅器中，有一種叫做「鑑」的器具，是當時的人為了不必到野外，可以在家裡隨意照照看而製作的盛水器具。

那麼，人類從什麼時候才發明銅鏡呢？世界銅鏡的發展史應該分為兩大系統來說明：一個是以中國

為主，然後遍及朝鮮半島、日本列島；還有一個是在埃及、希臘、羅馬等地中海沿岸地方為發祥的系列。

這兩大系統的鏡子均為金屬製品，鏡形亦以圓形為主，只是前者有「鈕」，可繫繩把持或繫繩懸掛使用，後者雖無鈕，卻有柄可把持



。當然中國系統的銅鏡極少數也有帶柄，且其年代比較遲（而且許多學者都認為或許是受到外來影響而產生的），所以這個事實並不影響上述中國銅鏡以「鈕」為特色的說法。

中國銅鏡究竟是何時問世的呢？首先，一九三四年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二十九本下冊，刊有高去尋〈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的問題〉一文，討論河南省安陽侯家莊1005號大墓出土一枚商代的銅鏡，使一向被認為戰國時代才出現的中國銅鏡，往前推進了數百年。

接著，一九七六年中共的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，也在安陽殷墟

「婦好」墓中，發掘到四枚青銅「連珠緣羽狀紋鏡」，但這四枚都不是很精緻。前後出土的殷商這五枚銅鏡，雖比戰國鏡遜色，然而可以看出殷商青銅器工藝已經高度發達，並帶動了新開發的器具——銅鏡面臨新的局面。（註1）

把中國銅鏡史從殷商再往前推上去的，是一九七五年甘肅省廣河齊家坪出土的一枚素面鏡。一九七六年青海省文物管理處，又在貴南縣朵馬台齊家文化墓地，發掘到一枚七角星幾何紋圖案的銅鏡（直徑9cm邊厚0.4cm），鏡面光滑，可惜鏡鈕已殘缺不全。（註2）所謂「齊家文化」時期，約在西元前一〇〇〇～一七〇〇年間。這個發現

證明了中國銅鏡至少擁有將近四千年的歷史，而要大量生產並進入所有上流家庭，則要等到春秋戰國時代。

從上古到清代，銅鏡一直是人們生活上的必需品。銅鏡的鑄造，除正面必須平滑以外，鏡背為了美觀，還鑄上各種美麗的花紋，有時還配上動人的詩詞，如此綿亙了二千多年，成為中國古鏡群的蔚然大觀。

由於中國歷代銅鏡，均與道教或佛教有密切關係，所以銅鏡上除了美的裝飾以外，也會出現相關的圖形，形制也隨時代而演變，所以從戰國時代到清代的銅鏡歷史，就顯得非常複雜而多樣了。

註釋：註1 見《殷墟婦好墓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。

註2 見《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》，1979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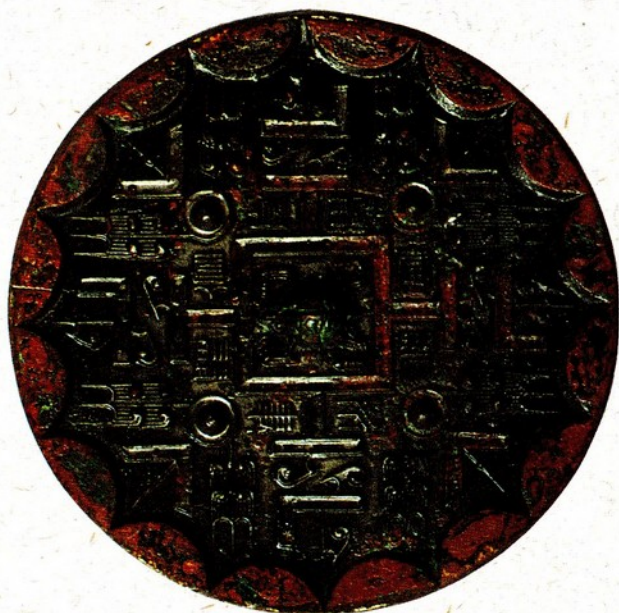


▲殷墟五號婦好墓出土銅鏡





▲戰國 四蟠螭鏡 著者藏品



▲西漢 四乳富貴規矩紋鏡 著者藏品

戰國時代(403~222B.C.)的銅鏡，鏡身極薄，鏡邊輕微地往上捲，鏡背上的紋飾以兩層重疊的方式處理：以精細的花紋為首，加上淺浮雕的主紋，而這樣的表現法，反映出當時金屬工藝紋飾的主流。秦代(221~207B.C.)鏡邊開始變成水平，主紋多呈連弧形。

西漢(206B.C.~A.D.25)的銅鏡，鈕較戰國鏡大而呈半球形狀，極少數為伏獸形。鏡背紋飾大多採用準確的四分法佈局，使用陽刻細線來表現的佔多數，有的還配上吉祥語的銘文，有長有短。鏡身由西漢開始顯得較厚。到了東漢(A.D.25~220)，銅鏡的主要紋飾為神仙人物或吉祥禽獸等，均以高浮雕的形式出現，但仍然採用四分法佈局。把

東漢銅鏡上的浮雕紋飾拿來與漢代畫像石、畫像磚做比較，則非常容易瞭解互相的關係。所謂畫像石最有名的，首推武梁祠。畫像磚在後代的出土，以河南、四川兩省數量最多，其他各地出土者極少。目前出土較為完整者首推成都北郊昭覺寺後青杜林的漢墓，由墓道至前室的左右兩壁及墓室後壁均用浮雕的表現方式，刻劃出當時的生活情況及一些神話故事題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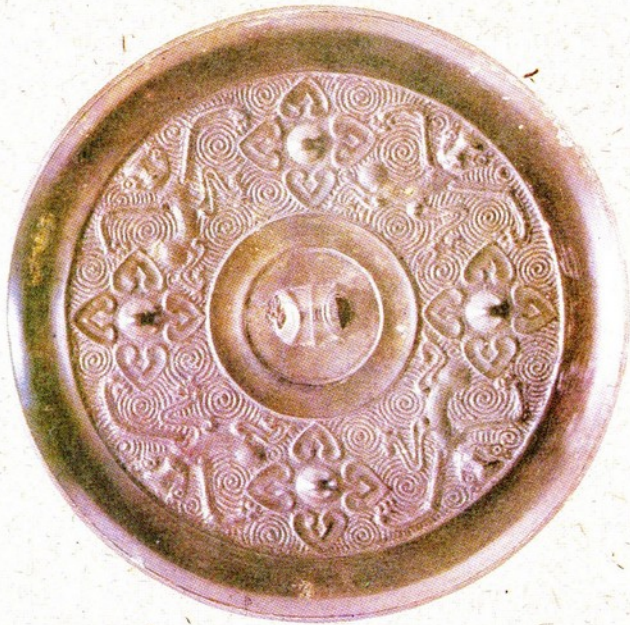
畫像石或畫像磚在漢代的盛行，主要是由厚葬之風所促成的，也可視為孝悌觀念深遠的影響引起的。畫像石在表現方式上較接近青銅器畫像，而畫像磚在製作技法上以印模壓印的技法，是直接承續瓦當與青銅紋飾的製作技巧。顯然，東

漢銅鏡紋飾大多以浮雕式表現，與此有非常密切的關係，其畫面效果也是毫無兩致。

三國時代(A.D.220~281)銅鏡最大的特色，在其鈕變得特別大，主要的有兩種：一種是扁圓形鈕，一種是傳統的半球形鈕，但體積變得更大，主要紋飾均以高浮雕表現，顯然仍繼承東漢銅鏡的遺風。

從晉朝(A.D.265~420)開始，國家進入多災多難的時代，「八王之亂」告一段落，緊接著「五胡亂華」興起。「永嘉之亂」後，西晉亡，中原成為胡人天下，東晉的政權重建於江南，雖大致安定，然終不能作恢復大舉，北方漢人仍受塗炭。這種政治方面的影響，非常顯明地出現在銅鏡的形制與紋飾上。





▲西漢 四猴紋鏡 上海博物館藏品



▲西漢 四乳四龍連弧紋鏡 著者藏品

晉鏡的直徑較小，通常在10~13公分之間，紋飾題材仍在神人、龍虎、西王母、東王公、銘文等的範圍之內，但表現方式卻「化繁為簡」，短線或曲線（例如半圓形弧線或小S字形曲線紋等）出現在畫像之間。

南北朝時（AD.386~589），北方因戰爭頻繁，銅鏡製作技巧衰落，產品粗糙，同時因銅礦不足，鐵鏡盛行。然而南方社會安定，客觀條件稍優厚，尤以會稽地區（現浙江紹興一帶）為最，可是不久仍發生銅礦不足的現象。南北朝因生活動盪不安，百姓將希望寄託於求神拜佛上，所以神獸鏡特別盛行，不過不免看出圖形的僵化。來自印度佛教、西域或北方少數民族文化之



▲東漢 四乳狩獵龍虎紋鏡 著者藏品





◀ 唐代  
海獸葡萄鏡上  
獅子以背姿出現  
著者藏品



◀ 東晉 顧愷之  
〈女史箴圖卷〉  
描寫晉人照鏡  
情況





◀唐代 海獸葡萄鏡上出現麒麟紋 著者藏品

▼唐代 海獸葡萄鏡上出現天馬紋 著者藏品



影響，開始出現在紋飾上。

隋代雖然僅四帝卅九年的短暫歲月，然而在中國鏡史上，它是即將來臨的黃金時代的黎明期，許多精美的銅鏡問世，而且已經明顯地脫離漢鏡的舊傳統，開展出嶄新的風格。隋代鏡可以視為唐鏡的前驅；漢鏡以來的傳統性紋飾：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等四靈禽獸，到了隋代，浮雕顯高而深，頗具寫實意味，但非漢鏡紋飾的翻版，是一種新禽獸紋飾。由於漢·張騫通西域後，逐漸傳入中土的動物、植物等，也逐一出現在隋鏡上，如葡萄紋、狻猊紋（後稱海獸紋）、卷草紋等便是。

唐代是中國歷史上最開明進步又最繁盛的時代，銅鏡工藝也呈現全新的面貌，達於巔峰狀態，甚至於說唐鏡鑄造技術，絕非後世所能企及，亦非過言。

首先唐鏡除了圓形與方形以外



▲唐代 真子飛霜鏡  
上海博物館藏品





▲宋代 花卉紋方形鏡 著者藏品



▲元代 大德元年觀音像鏡 台北故宮藏品

，新出現了一種花瓣狀的鏡形：菱花鏡與葵花鏡。漢代以來一直具有道教思想的神仙瑞禽瑞獸鏡，開始由象徵幸福與愛情的鸞鳳、鴛鴦、孔雀與繁花似錦的花朵蜂蝶等紋飾所替代，過去較多的連弧線或規矩等幾何式紋飾，開始由象徵異國情調的海獸（獅子）、葡萄所取代。海獸葡萄鏡的出現，顯示了唐鏡到了最高境界。海獸除了典型的奔馳狀或昂首狀以外，也出現背姿，或加配麒麟，或加配行空的天馬，雕法寫實，令人嘆為觀止。

五代（A.D.907~960）鏡，由於國家的紛擾，鏡身變薄以外，鈕也顯得比較小，中國銅鏡從此開始走下坡。到了宋代，在紋飾上風格略起變化，不過那也只是一場黃昏的美景而已。不久由西方傳來的玻璃鏡，逐漸開始入侵上流階級的家庭，中國銅鏡開始遭到淘汰。但中國幅員廣大，人口眾多，來自西洋玻璃鏡（約在13~14世紀間）要完全取代傳統銅鏡，亦非數十年時光即可辦到。西洋式玻璃鏡普遍地進入一般老百姓家裡，是在清代（A.D.1644~1911）中期，所以晚期的銅鏡，只是做為婚嫁時傳統慣例上的

一種必需性的點綴品而已，完全失掉鑑容的作用。由於沒有實用價值，僅有裝飾意義，所以清末的銅鏡幾乎僅僅鑄造完成略予加工即出貨，不經過研滑鏡面的手續。

二十世紀即將過去的現在，銅鏡雖然完全失去它存在的價值，成為大眾所忽略的歷史遺產，可是，我們從歷代銅鏡形制與紋飾的演變，可以看出中國古代銅器冶鑄技術之一個側面，以及三千年來中國人的審美觀念。

自從宋代考古學出現以後，青銅鏡出土而遺存的數量不少。徵諸成書於北宋宣和五年（西元一一二三年）王黼撰《宣和博古圖》著錄的，有一一三面；成書於清乾隆年間（西元一七五二~二年）梁詩正等所編《西清左鑒》收錄銅鏡九三面；後來王杰等又編《西清續鑒》，收錄銅鏡二〇〇面；到了民國以後，成書於民國二十八年（西元一九三九年）福開森編《歷代著錄吉金目》上，搜羅民國二十四年（西元一九三五年）以前各書所載之青銅鏡之一三七四面。又成書於民國二十九年（西元一九四〇年）梁上椿著《岩窟藏鏡》，收錄六二四面

。如此為數可觀的古代銅鏡，後來分散至海內外博物館或私人收藏之中，有的下落不明。

戰後大陸各地因從事各項建設或考古發掘而出土的古鏡，為數相當可觀。許多著名的博物館（例如：上海、浙江、湖南、洛陽……等），均藏有不少出色的歷代銅鏡，亦分別印行其藏品圖錄。還有不少學者發表其發掘時情況及伴出物之報告，對於有意研究歷代銅鏡的學者提供許多第一手資訊。戰後由於大陸出土的歷代銅鏡，經過各種管道，這五、六年來跑進台灣古董市場，為數相當可觀（依筆者粗略估計，約有一萬多面），雖然它們大多品相較差，但為了研究中國銅鏡紋飾或形制之演變，其存在價值仍不稍減。

民國初年學者羅振玉，曾在《古鏡圖錄》序文中云：「……刻畫之精巧，文字之瑰奇，辭旨之溫雅，一器而三善備焉，莫鏡若也。」是令人首肯的說法，不過，筆者還認為中國銅鏡包括了中國藝術中之詩詞、書法、繪畫與工藝等四者之綜合體，應是「一器而四善備焉」。